

细微地深入到生命内在的真与痛 诗人熊焱：写诗是为了抵达孤独

“十六岁的夏天/我接受了一个生死未卜的大手术/哦,有时候,病痛者继续活下去的奥义/在于冰冷的柳叶刀递来半丝人间的温情/在于脆弱的生命在绝境中抓住一线坚韧的悬梯/我开始拷问自己:我为何要来到这个世界?”这是熊焱写于2021年3月15日的诗《我的出生》讲述的往事,这首诗歌收录于他最新出版的诗集《我的心是下坠的尘埃》(南方出版社)。

新诗集收录了熊焱2020年3月至2022年7月创作的121首诗作。有他对生命历程的感悟,对亲人和故乡的描写;也有借助诗歌表达中年情绪体验的内容,以及有关现实与幻想的思考。

有关生命的拷问普遍存在于他的诗集中。著名诗人林莽曾评价熊焱的诗“真切、细微地深入到生命内在的真与痛”。

熊焱写诗多年,始终围绕“时间、生命、爱与孤独”几大命题在展开。在新出版的诗集《我的心是下坠的尘埃》序言中,他阐述了自己写诗的目的:“我写诗,是为了抵达孤独,为了在蓦然回首中找到那个灯火阑珊处的自己,找到那颗诚实而滚烫的良心。”

“孤独”是熊焱写作生涯中时常能感知的情绪,“四周都是人群杂乱的喧嚣,我独享那文字赐予我幸福的美好时刻。”而在他喜欢的诗人那里,他读到并努力靠近他们的孤独。

这种孤独感,跟熊焱年少的记忆分不开。小时候身体不好,曾让他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,“身体的疼痛对一个孩子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,尤其是那种来自心理上的影响。死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,我目睹的、我自己的生命所经历的,都让我去思考这个问题。”这是他不断书写生命的痛与疼,写死亡,写活着的悲欣交集的主要原因。

《我的心是下坠的尘埃》写于他四十岁的中年,“由于感受太深,有切肤之痛,有入骨之忧,就写了诸多关于中年的诗篇”,在他的诗篇中,中年是接近暮年的、庸碌的以及溃败的。

但中年并非只是让人沮丧的。对于熊焱而言,“人到中年,心智相对成熟,人生阅历相对丰富,知识结构相对完备,写作技能也相对完善,中年是人生中有可能写出好作品的阶段,这让我有一种紧迫感。”

他认为,诗歌是“对时代、历史和现实做出了诗意的回应,对更广阔的外在世界以及人类心灵世界进行真实认识、记录和洞悉……我们的写作于个人而言,是丰富心灵、完善生命的一种方式”。在人性与市场、科技和科技的较量之间,“一个诗人的精神气象就显得尤为重要了”。



熊焱(本人供图)

对话 “诗已经成为我血液中的盐”

熊焱,出生于贵州瓮安,成都市文联副主席,成都市作家协会主席,《青年作家》《草堂》执行主编。日前,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他。

诗更能快速抵达心灵

记者:你除了写诗,还是诗歌的编辑。可以说,你安身立命跟诗歌关系很深。除了写诗,你还写小说。对你来说,诗跟小说带给你的意义差别在哪里?诗是不是带来精神慰藉方面效率最高的?

熊焱:诗已成为我生命的本真,这是我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强调的,是身心的需要,就像吃饭、喝水、睡觉一样。小说我也喜欢,好的短篇小说就像好诗一样,有余韵,有空间,有意味。但我对诗还是更偏爱一些,诗已经成为我血液中的盐,目前小说还只是我餐桌上的盐。由于文体的差异,诗更便于抒情言志,更能快速抵达心灵,所以每一次重大事件发生时,诗歌总是第一时间冲在前面,这是它的体裁特征所决定的,能在第一时间贴近人们的情感需求。因此,诗在带来精神慰藉方面,是最迅速的,但却未必是效率最高的。

记者:你写诗有20多年了,对自己的写作满意吗?今后有哪些写作计划?

熊焱:既满意,也不满意。满意的原因是我始终没有放弃。很多我的同龄人,从中学或大学开始写诗,但在这条长路上,走着走着,你就发现他们走散了,而我还在坚持向前,成为缪斯的孩子。不满意的原因是,我太平庸了。我在《中年的修辞》一诗中,写到了杜甫、博尔赫斯、米沃什,他们在中年已写出了不朽的名篇,可我至今还对诗充满着困惑。我曾在一首诗中写过:“我把写诗当成攀登珠峰/那里白雪皑皑,冰川晶莹/仿佛是灵魂的白银。”诗歌的道路越往上,就越发艰难,因为你需要在前进的路上不断地超越自己、突破自己,可如今的我,连珠峰都未看见,更别说登顶了。不过,写作的意义是在长路上一步步地前进,在这过程中丰富心灵、完善生命。因此,即使对自我的写作不满意,我也会踏踏实实地写下去。童年的记忆是精神的原乡,但我在成都生活了这么多年,我也在试着将这座城市的生活作为第二个精神原乡,所以,我也想写一首关于成都的长诗,但一直没想好从哪里下笔。开头太关键了,不能勉强。

好诗人最核心标准是精神气象

记者:以你的阅读经验来看,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好的诗人,最核心的标准是什么?

熊焱:衡量一个诗人是不是好诗人,需要从多方面来看。他语言的鲜活度、文本的创新能力、思想的深厚度等。诗歌见仁见智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。好诗和好诗人的标准还不太一样,好诗只需要就单一的文本而言,但好诗人却是对一个诗人写作的综合评价。就我看来,好诗人最核心的标准,是精神气象。精神气象是一个人的综合素养的体现,是人格、胸怀和境界的总和。精神气象就像根一样,扎得越深,就越是长得茁壮。

我们常说李杜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高峰,为什么?就文字的精妙度来说,有很多诗人并不逊于他们,但杜甫是诗圣,也是诗史,他的写作沉郁雄浑,气象开阔,展示了大唐由盛转衰的时代变迁,彰显的是杜甫观天下、见众生的博大胸怀。李白那些豪气干云、飘逸绝尘的诗篇,也彰显了盛唐的精神气象。同时他那种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文人风骨,也是独一无二的。

记者:比起小说、散文,诗歌更不容易商业化,因而更纯粹,更像是灵魂的独舞。你能感受到诗歌的这种孤独感吗?

熊焱:我一直都认为,每一种艺术门类,越想要抵达幽微的内心深处、高蹈的灵魂之顶,就越是小众的。诗歌的孤独,正是它的常态。恰恰是在孤独中,才能真正地让我们保持对诗歌的初心。我写诗二十多年了,从事诗歌编辑也快二十年了,我早就习惯了这种孤独,也喜欢着这种孤独。

读出平流下的惊涛骇浪需要鉴赏力

记者:提到当代汉语诗歌,一些读者都会有一个直接的反应:看不懂,没有唐诗宋词那么有韵律有美感。你有何回应?

熊焱:古典诗词讲究押韵,所以阅读起来很有美感。但大众读者对古诗词就完全能读懂吗?说实话,我表示怀疑。对古诗词缺乏常识和判断的人,最多也只是觉得有美感,有文采,个中深意,只怕也难领会。对我这话不赞同的人,不信你去把杜甫全集找来读一读,看看你真正能读懂多少。我以前读杜甫全集的时候,就真的是读得一知半解。

至于现代诗,我一直有一个观点,要真正读懂诗,需要具备两个条件:一定的诗歌常识和诗歌判断、一定的诗歌触觉和诗歌敏感度。今天的现代诗,已经形成融浪漫主义、古典主义、现实主义、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等为一体的多元化、多层次的审美格局。即是说,很多时候,一首诗是现实主义、后现代主义、浪漫主义等形式的结合。但一些读者对诗歌的理解和认知,还更多地停留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上,而现代主义,尤其是后现代主义中深度意象的诗歌写作,有大量的隐喻、暗喻、借喻的手法运用,增加了理解的难度。当然,有的诗歌故意写得生僻费解、屈屈聱牙,不在我讨论的范围,这类诗我也不喜欢。

更麻烦的一面还在于,一些读者似乎觉得理解诗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,觉得自己在教科书上读到了少许诗,那么诗歌就应该是教科书上的样子。可事实是博大精深的诗歌文化,岂是教科书上的少量作品就能囊括的?因此,我们的诗歌教育是滞后的。比如,在我们最早的诗歌启蒙中,我们对诗歌的语感和节奏的认识,是带着跳跃、对比、排比、反复、比喻等修辞和语言节奏的组合搭配,但事实上现代诗发展到今天,早已拓宽了它的边界,诗歌内在的节奏和口吻,是上下文之间营造出来的一种气韵,可以是天高地远的疏阔,可以是结巴滞涩的紧张,可以是娓娓道来的平顺,可以是群峰起伏的绵密……

重要的是,字里行间呈现出来的意味,意韵,意思,最后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。比如博尔赫斯有一首诗叫《一八九一》,按照传统的理解,那就是平铺直叙、分行的记叙文,但博尔赫斯却把复仇前的紧张感、压抑感写得令人窒息,这便是意。因此,要读出平流下的惊涛骇浪,读出平实中的崎岖转折,需要一定的鉴赏能力才可以。

闻道有“深浅”,术业有专攻。读不懂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。正如我看不懂毕加索的画一样,我不觉得那是什么丢人之事。如果有一天我真想了解一下绘画,那我会扎扎实实地花时间去学习,去研究。同理,当你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对现代诗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和深入研究后,再来作评价才比较合适。不过,这确实也给我们的写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,写作是不是该考虑一下读者的接受程度?是不是应在不丢失艺术水准的前提下,做到老少咸宜?我想,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见习记者 高慧萍